

Silence Listen

“沉默与倾听” 燃烧我们时代的主题

10 年前，小汉斯和 Cristina Bechtler 共同创立了 E.A.T.。

他是论坛主题和内容策划人之一。以艺术为中心，小汉斯多年来一直关注其他与艺术相关的领域：哲学，科学，建筑，音乐，文学，舞蹈，设计，经济等等。因为艺术不是分割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领域息息相关。

E.A.T. 正是在这样的跨界探索精神下诞生。我们就今年的论坛采访了小汉斯。

文 | 黎蓉Grace Rong Li 编辑 | 李子璇 图片提供 | 英嘎丁艺术论坛



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小城zuoz。©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一：最深的沉默、呐喊、倾听和进步

1月23号我乘火车从苏黎世到瑞士阿尔卑斯山英嘎丁小城 zuoz 参加第十届国际艺术论坛英嘎丁艺术论坛（英文简称 E.A.T.）。当时新冠肺炎肺炎开始迅速蔓延，武汉刚开始封城，三个多小时的火车上心系祖国和同胞，忧思缕缕。英嘎丁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沉默—倾听”，一个初听起来充满禅意哲思，宁静舒适，甚至带有浪漫色彩的主题。但是在倾听了数位来自世界各领域思想精英两天的演讲后，意识到这个主题背后触及的是当今世界人类最大的生态平衡危机问题，从个人到社会到地球。参与演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植物学家、脑科学家、作家、诗人、探险家……他们素不相识，却大部分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展现和讨论了这一主题。他们的演讲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反思：我们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将往哪里去？

2020年的开年，人类四面楚歌：澳大利亚森林山火、西班牙大暴雪、菲律宾火山喷发、东非蝗灾、美国爆发致命乙型流感、土耳其、古巴等接二连三发生的地震、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型冠状肺炎……当这一连串的人类灾难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顿时世界如同超现实魔幻小说。我们人类多年来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贪婪地向大自然掠夺资源，以满足我们无尽的欲望。我们与大自然脱节了，与自己脱节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地球和宇宙的主宰。这些年突飞猛进的高科技成果更让人类错觉我们已经是超人。一直沉默的大自然 2020 年开年给人类当头一棒，让我们

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得不倾听大自然发出的警钟。

一直以来，人类把动物关进笼子，如果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真是一只蝙蝠，那这只蝙蝠成功的把几亿人关进笼子。2003年，人们在果子狸体内检出 SARS 病毒，人们将果子狸当成“元凶”，后查出是蝙蝠把病毒传给果子狸，而果子狸经餐桌将病毒感染人类。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从吸取 SARS 的教训。天道轮回，17 年后大自然再次发怒，警醒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为了维护大自然的多元生态，我们必须善待这个地球上和我们拥有平等生命权的生灵。

新冠肺炎让加缪的《鼠疫》不再只是小说。我们习惯了 30 多年以来高速运转不息的中国。当所有的城市变成空荡荡，寂静无比的空城，当整个中国和世界都笼罩在病毒的危险之中，被迫隔离闭关无数日夜，饱经国难当头各种痛苦折磨的我们，或许现在对沉默与倾听颇有深刻而复杂的体会……或许宇宙在以这样的方式逼迫我们暂时停下来，隔离闭关，沉默自省，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以便深刻地倾听自己，他人和世界。希望最深的沉默后最深的呐喊带来的是最深的倾听和最大的进步。

二：英嘎丁艺术论坛2020年主题：“沉默—倾听”

十年以来，每年一月底，英嘎丁（Engadin）艺术论坛在美丽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小城 Zuoz 的 Halle am Pizzet 举行。论坛象征性地选择在开放的阿尔卑斯山顶。论坛因为不被局限于特定的学术或博物馆框架内而具

有开放而自由的优势，充分激发精英们大脑碰撞的讨论。论坛每年只给参与的演讲者一个大主题来确定讨论的框架，没有任何具体要求，不设任何限制。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精英聚集一堂在这个主题下共同呈现，讨论，激发灵感，如同一个创意发酵实验室。演讲者来自艺术，哲学，诗歌，文学，科学，音乐，舞蹈，建筑，电影，设计等多领域。这些不同领域最终都是在探索和追求至高的美和真理，殊途同归。它们彼此紧密互联，不可分割，是美和真理的不同面和呈现方式。英嘎丁艺术论坛的使命是使最富有创意的各学科的思想领袖与国际观众进行会面和集中交流，为他们创建一个演讲，创新和灵感的平台。它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观众，每年的论坛都让观众脑洞大开。

回顾十年来的主题和内容，它们似乎都把着时代的脉搏，且具有前瞻性。确定主题的策展团队包括：Hans Ulrich Obrist，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Daniel Baumann，苏黎世当代艺术馆馆长（Kunsthalle Zürich）；Bice Curiger，法国梵高美术馆艺术总监；Philip Ursprung，苏黎世大学艺术和建筑历史教授（ETH Zürich）。在过去的十年中，有 160 多位各界国际精英在论坛上根据当年确定的主题分享了他们的项目，创意和真知灼见。

英嘎丁艺术论坛（Engadin Art Talks）由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和克里斯蒂娜·贝希特勒（Cristina Bechtler）共同创立。俗话说：“要成为一个好听众，你首先必须保持沉默。”沉默和倾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依赖另一个。沉默有来自很多不同角度和方面

的定义和内涵。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们在沉默中冥想，与自己，世界和宇宙深刻链接。古今中外无数先知先觉的诗人和哲人书写过：沉默是一个人放牧心灵和灵性觉悟的土壤；是能够让一个人倾听内心声音，能够倾听他人与外界，与自己及他人和平相处，与宇宙相融，天人合一的途径。但是，在一个日益被喧嚣野蛮吞噬的现代文明中，我们该如何去放牧心灵并与宇宙交流呢？沉默在当今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奢侈。我们居住在充满噪音杂音污染的都市里，每天忙忙碌碌，被太多的信息，太多的图像，印象，声音，物品所淹没，我们的身心灵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沉默和倾听……

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在沉默中倾听自己生命最深处的内心声音，他才能够因此对其他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而是宇宙万物生灵）的反应更加清晰，与之链接。他才可以看到人的意识，世界，生命本身的真实形式，回到人的真我，本质和源头——爱。所以世界各种宗教都引导人们从冥想打坐也达到这样的目的和醒悟。声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Gordon Hempton）怀着热情的信念，即“沉默不是缺少某种东西，而是所有事物的存在”，一生致力于寻找和保存那种严重濒临灭绝的感觉经验和行星诗学。沉默即是倾听所有事物的存在。

在这个发人深思的“沉默—倾听”主题的引导下，嘉宾们探索了沉默和倾听的许多方面以及其关系。他们的演讲引导我们在沉默中倾听鸟的语言，种子沉默的语言，山峰，海洋及其生物的声音，空气的声音，我们内心深处的声音……

我重点采访了两位演讲者。

我们将具体阐释他们平实,朴素而自然,但是挑战我们人类以自己为地球中心的世界观和生命观的思想。

Emanuele Coccia (伊曼纽尔·科西亚) 意大利哲学家,植物学家——“倾听种子沉默的语言”

Emanuele Coccia 去年出版的新书《植物的生命:混合物的形而上学》(The Life of Plants: A Metaphysics of Mixture) 得到醒目关注。该书重新构想了植物在我们生活以及宇宙中的地位,大胆地设想也许我们的生命曾经是植物。

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 20-30 万年,植物 400 亿年。世界一直由

生命的呼吸组成。人类的生命在一呼一吸的能量吸收和释放中得以存在和继续,没有植物人类将无法呼吸。也许我们需要从植物那里寻找和学习它们 400 亿年沉默的智慧。从一开始,植物就创造了天地。或者至少它们创造了我们和动物今天能够呼吸的氛围和宜居的星球。这种想法(植物不仅是生命背景中的绿色墙纸,而且是使它成为生命的力量)是 Emanuele Coccia 的著作《植物的生命》的前提。在这本新书中,他对

以下是部分演讲者的演讲主题及内容如下

演讲人	中文主题	英文主题
Bice Curiger E.A.T.论坛策划者	主题提示: 沉默-倾听	Key Note: Silent - Listen
Jeppe Hein 丹麦艺术家	当我停止思考我是真我	When I stop thinking then I really am
Emeka Ogboh 尼日利亚艺术家	Àmá: 聚集地	Àmá: The Gathering Place
David Claerbout 比利时艺术家	纯粹的必要性	The Pure Necessity
Erling Kagge 挪威作家、顾问	为什么使生活更加艰难?	Why make life more difficult?
Emanuele Coccia 意大利哲学家,植物学家	倾听种子沉默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of Seeds
Charles Gaines 美国艺术家	黑色幽灵蓝调	Black Ghost Blues
Rolf Sachs 瑞士设计师	情绪	Emotions
Chris Watson (克里斯·沃森) 英国作曲家	(大自然) 不沉默的世界	The Unsilent World
Jeanette Kuo 瑞士建筑师	太空崩溃的轰鸣声	The Crash Bang Silence of Space
Wolf Singer 德国脑神经科学家	沉默	Stille, Zuoz
Cyril Gutsch 美国帕利海洋基金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呼吸的空气	The Air We Breathe
Isabel Mundry 德国作曲家	听作为作曲的练习	Listening as a Compositional Practice
Marianna Simnett 英国艺术家	每天清晨,鸟类在惊骇的地狱般的怒气中尖叫着,警告我们所有的真实,但可悲的是我们听不见鸟	Birds scream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n horrified hellish rage every morning at daybreak to warn us all of the truth, but sadly we don't speak bird
Tatiana Bilbao 墨西哥建筑师	沉默和声音如何塑造居住空间:借鉴西多会修道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How Silence and Sound shape the Domestic Space: The Cistercian Monastery as a Form of Living



论坛现场专注的听众。©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以下事实感到遗憾:植物被哲学所忽略 - 实际上完全被人文科学所忽略 - 而被归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什么都没有灵魂,而学科则致力于观察“空虚”:是在灵魂出现之前和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所有空间的不连贯空间,宇宙大爆炸是无光,无语的夜晚,阻止了任何反射和照明。

Coccia 希望发明一种新的世界思维方式:以植物(“我们宇宙中最微妙的工匠”)为中心,向它们学习活着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真诚的建议,一个奇怪而有趣的邀请,模糊了生态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混合物的形而上学”)所暗示的那样,这里的主要思想是植物向我们展示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多紧密的相互作用 - 如此紧密地以至于它根本不是“相互作用”,而是经历了一种相互融合的过

程, Coccia 写道:“要存在,植物必须与世界融合”。由于植物无法移动,因此将植物“暴露在元素之下,使其与植物融合”,吸收水和阳光并将这些外部元素转化为自身。但是,植物并不是唯一通过这种交换过程而被改变的事物:植物周围的世界也得到了重塑,光合作用使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从而将阳光转化为植物细胞的燃料。Coccia 断言:“植物将接触到的一切都变成了生命,它们利用物质,空气和阳光而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其他生灵可以居住的空间和世界。”

哲学引导人类如何思考,思考决定人类如何行动。Coccia 在书中对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提出严肃挑衅。当哲学不再考虑自然时,Coccia 写道:“对事物世界和非人类生物说话的权利主要或完全属于其他学科。”进化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将这种分离称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不重叠的魔界”,并写道,每个都是自己独立的探究领域,不需要彼此竞争。古尔德在其 1999 年的《时代的岩石:生命中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中称这种分离是“一种有福的简单”方式,可以解决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假定的冲突”。但是,Coccia 拒绝任何这种分离,并认为它造成了有害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它鼓励这两个领域的专家都忽略学科之外的话题,还因为它剥夺了自然界的“哲学尊严”。

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关于生命形式和知识类型的极端相互依存的想法是与西方学术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背离而提出的,但 Coccia 并没有提及他们对传统知识的了解程度:草药师和萨满教徒经常提到某些植物作为老师和盟友,许多土著文化包括有关植物生活的极为详尽的知识。当 Coccia 写道,将植物的生命融入哲学领域是“复兴古老的传统”时,他并不是在为讨论这些联系打下基础,而是在以此引出亚里士多德关于他将植物性生命纳入了他的灵魂理论的段落。

Coccia 建议从植物世界汲取一个非常相似的教训:从本质上讲,生命意味着沉浸在外部世界中并与之融合。“想象一下,生命是由与你周围世界相同的物质构成的;与你听到的音乐具有相同的性质——它是一系列的空气振动;例如水母,不过只是水的增稠而已。”当我们对世界采取行动,世界同时对我们采取行动时,两者都改变了。因此,Coccia 认为,与



英嘎丁论坛策展团队合照。策展团队从右到左依次为：克里斯蒂娜·贝希特勒（Cristina Bechtler）、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Bice Curiger，法国梵高美术馆艺术总监、Philip Ursprung，苏黎世大学艺术和建筑历史教授（ETH Zürich）、Daniel Baumann，苏黎世当代艺术馆馆长（Kunsthalle Zürich）。

©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当人类影响大气，全球气温变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生存危机问题时，将生命视为相互依存的观点是思考人类当下和未来，智慧应对的一种特别相关，特别有影响力的方式。

自我分离的环境的这一观念应该被拒绝，因为就像世界是生物的环境一样，“生物是世界的环境”。

当人类影响大气，全球气温变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生存危机问题时，将生命视为相互依存的观点是思考人类当下和未来，智慧应对的一种特别相关，特别有影响力的方式。事实证明人类以自己为地球中心和主宰的思想和行为带来的结果是恐怖的，这个世界因为受到我们的影响，正在以野火，蝗灾，洪水，飓风，干旱，病毒和所有其他的小世界末日被称为“新常态”的形式警告我们。

这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意大利的农场上严肃关注和思考植物生命的植物学家兼哲学家的抱负比任何一个哲学家或生物学家都大。实际上，它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接近作者自己的万物理论：“每个真理都与其他真理联系在一起，就像每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一样”。

Coccia 建立了如此宏大的也许会改变我们世界观和生命观的理论，但是他的切入点却极小。小到只是一粒种子。

他的演讲“倾听种子沉默的语言”，整个围绕着种子，充满智慧和幽默。我们将全文登载他的演讲。

他的演讲稿写在新冠状病毒发生之前，但是他显然早已在提醒我们需要关注病毒，与之交流，“我们能汲取的经验很简单但很有用。沉默不是没有交流。它是跨越物种界限的沟通方式。如果我们需要沉默，如果我们需要学习植物的特殊沉默艺术，那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发明与其他物种交流的新方式。不只是和狗或猫交流，还有狼和熊。不仅局限于与动物的交流，还要有与植物、细菌、病毒的交流。我们必须与所有物种交流，才能创造出其他语言。那将是沉默之声。”

另外一位我采访的演讲者是英国作曲家 Chris Watson。

Chris Watson 英国作曲家——“（大自然）不沉默的世界”

作曲家 Chris Watson 的演讲彻底改变了听众对地球声音的认识，从而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自身在地球上的存在和环境的认识。他提醒我们地球是一个声音的地图。声音是万物存在的基因，尽管它们振动的频率高低不同。所有的声音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地球上许多原本美好的大自然的天然音乐已经被我们人类的噪音污染变成不可忍受的恐怖的噪音。他在演讲中用自己多年的声音研究的录音和视频真实地演示给听众。

克里斯·沃森（Chris Watson）被称为当代音乐界最敏锐的耳朵之一。在与克里斯交谈时，他强调了聆听的重要性。他邀请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尽可能抽出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丰富，充满活力的大自然的声音中。BBC 特意邀请他去地球各地最美好的大自然记录大自然最美好的声音，从冰川海洋到高山沙漠到动物植物鸟类。以下是其中 20 个不同地点的作品：<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p01qlclf>

克里斯·沃森（Chris Watson）在他的演讲中特别给听众听了他的

David Claerbout 比利时艺术家。©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大型声音艺术作品《Okeanos》。它几乎全部在水下记录，包括鲸鱼和海豹的歌曲，海浪和冰块的撞击声。如同其他作品，他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不刻意地去教育听众，他只是让听众认真倾听海洋的声音，相信聪明的听众自己会在倾听中对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海洋的关系提出疑问，自己醒悟，做出我们人类保护海洋的紧迫性的结论。《Okeanos》作品历时好几年。很长时间以来，沃森一直对录制海洋中的声音感兴趣。他在参与 BBC 节目“冰冻星球”的访问的几年里旅行很多，并参观了南极和北极。在地球的这些极端，海洋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环境。然后他发现声音在海水中传播的速度几乎是空气中传播速度的五倍。海洋是我们人类拥有的最丰富的声音的栖息地，当然它也是声音最大的栖息地——因为地球上约有 70% 被海洋占据。

Chris Watson 克里斯·沃森和 Emanuele Coccia（伊曼纽尔·科西亚）的演讲内容看似不同，但实际上都在提醒我们，人类不是地球和宇宙的中心和主宰，倾听万物，敬畏万物，它们和我们拥有同样平等的生命权。





Makadem在LA FESTA表演。©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ier.

三：E.A.T创始人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专访：

记者 | Grace Rong Li 黎蓉，以下简称 Grace

受访者 | Hans Ulrich Obrist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以下简称 HUO

Grace: 你建立 E.A.T 的契机什么？

HUO: 关于建立 E.A.T 的想法，实际上是开始于我与热爱艺术书籍出版的出版人 Cristina Bechtler 在巴塞尔组织的那场艺术建筑论坛。那场论坛邀请到了荷兰建筑师 Rem Koolhaas(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OMA 创始人之一)，建筑师 Jacques Herzog 和 John Armleder。在那之前，Cristina 已经策划过一系列以艺术和建筑的融合为主题的会谈，并也曾促成过我与舞台设计师 Ken Adam、德国当代艺术家 Katharina Fritsch，还有策展人 Bice Curiger 之间的对谈。Ken Adam 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艺术家，他参与设计过邦德系列电影和导演斯坦利 - 库布利特的电影。那次的会谈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艺术、舞台设计的话题。如你所知 Cristina 是一个行动主义者，积极地持续推进着论坛的文字转录和相关图书出版。也因为她一直对 E.A.T 论坛建立十分感兴趣，所以才促成了我们在巴塞尔的那次合作。

我记得每次当我和 Cristina 共进午餐时，她总是会提到英嘎丁小城，还有她在 zuoz 小镇美丽的家族酒店 Hotel Castell. (<https://www.hotelcastell.ch/en/art-architecture/art-at-the-castell/>)，有很多艺术家都曾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比如 Tadashi Kawamata、James Turrell、Fischli Weiss 和 Pipilotti Rist。当她提到英嘎丁时，我总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从小在瑞士长大，所以和这个小城市产生了很多关系，也经常和父母去英嘎丁度假。英嘎丁有着美丽的山景，当时我并不懂得欣赏山景的美，相比起来，我更愿意去海边，因为认为山会阻挡看往海的视线。不过，在 1992 年，里希特邀请我去瓦尔德豪斯酒店探访他后，我便对英嘎丁改观了。我们一起在山间散步，里希特总是会拍摄大量跟锡尔斯玛利亚山脉、瓦尔德豪斯酒店有关的照片。后来得知里希特绘画和艺术的灵感来源正是这些照片，他甚至还会在这些照片上绘画，这些被涂抹过的山景照片，和汇集在一起的抽象图形都让我觉得十分迷人。

当时，里希特想在一个房间里展示他的作品，这一愿望促成了我在 1992 年策划的第一个在锡尔斯玛利亚的展览 “尼采小屋 (Nietsche-Haus)”，一个呼唤永恒回归的哲学家的小屋，一个因漫步在锡尔斯玛利亚山间而体会永恒的小屋。在这之后，我策划很多展览里都有英嘎丁的影子，大概是因为与英嘎丁不断的缘分带来的吧。那种海拔的地方，有时候会触发一系列流动的思绪——英嘎丁处于南北的交界 (英嘎丁南边离意大利也很近)，这会赋予这个地点一种矛盾的特质。当从南面来的阳光穿越山谷，照耀到了北面的冰川，你会感到南北在此相遇。因此 Cristina



Charlotte Jarvis表演。©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ier.

建议我们在英嘎丁做些什么，我对此感到十分的兴奋。于是我和 Beatrix Ruf、Bice Curiger、Philip Usprung 还有 Daniel Baumann 一起组织了最初的 E.A.T.。这个论坛的愿景是希望联结这个南北交接的神奇峡谷里的特殊能量，围绕它创造一个更加特别的能量场。一开始论坛的规模很小，但是它每年都持续的推进着，为这个特殊的地点带来独特的活力。同时，我们并不希望 E.A.T. 带有过分的精英主义色彩，相反的，我们邀请每一个人，本地的或者国际的，来参与到论坛中来。这也是 E.A.T. 的特色，既具有本土性，又国际化。我们的嘉宾有来自英嘎丁山谷的，有来自本地的也有国际的。瑞士艺术家 Not Vital 和 90 多岁的母亲在台上沉默而感人的表演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建筑师大师 Peter Zumthor 谈论了对建筑的见解和对建设本地区建筑项目的梦想为我们开拓了视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为庆祝论坛 10 周年，所有在 E.A.T. 发生过的阅读、讨论、表演都被收录在 Finn Canonica 编辑出版的这本书里《Thinking in thin air》，很有特别的意义。

Grace: 今年 E.A.T 的主题 “沉默 - 倾听” 把握我们时代脉搏的重要话题，请问你在定主题时灵感来源是哪里？

HUO: 今年的主题 “沉默 - 倾听” 蕴涵了多层次的命题，它影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过度开发和嘈杂的世界。这使我想起了我的邻居 Brian Eno 是

一个作曲家。有一天我们漫步在伦敦的街头，想要找个地方喝咖啡，然而无论哪一个咖啡馆都让我们失望的想要逃离，因为它们都太过于嘈杂了，想找到一个安心交谈的地方似乎毫无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最近在法国有一场对青少年发起的投票，被询问的问题是：他们最希望能从城市里获得什么，大部分人希望在城市里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调查结果很令人出乎意料。这些青少年认为，无论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在酒吧、地铁、公交，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供他们思考、阅读和工作。至于倾听，倾听也是十分重要的。黎巴嫩诗人 Etel Adnan 提出：现在我们需要倾听对方的想法；倾听这颗星球的声音；倾听植物的声音，我们需要拥抱那些树木。我觉得她的想法很美好。

Grace : 今年的发言者包括艺术家、设计师、哲学家、生物学家，神经学科学家。同时，也有诗人、作曲家、舞美设计师，探险家、作家和影像艺术家同台。在他们的演讲中，你认为最具价值的创造性思维是什么？

HUO: 我们总是邀请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年代和不同领域的演讲者，当我们要去理解同一个主题时，我们必须克服对知识汇集的恐惧。将艺术家、设计师、哲学家、生物学家，神经学科学家、作曲家、舞美设计师，探险家、作家和影像艺术家等汇聚一堂这件事，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他们都有独到之处。比如我们今年邀请到的 Erling Kargge，他是一个热爱探险的



Jeppe Hein 丹麦艺术家。©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出版商，他非常适合今年的主题。我认为要选择今年论坛最具有创造性的演讲很难，因为论坛所有演讲者一起组成了论坛完整的系统和内容，相互带来灵感。我想回到关于倾听的话题，倾听在我的工作中十分的重要，迄今为止我已经积累了近 4000 小时的采访素材，采访对象有艺术家、建筑师，还有好多好多与中国有关的人物。在这么多采访中，我总是记得与德国哲学家汉斯 - 乔治 -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的那次对谈。他是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 92 岁了。在采访当中，他中途睡着了，在他睡着的足足 10 分钟的时间里，整个房间都是完全寂静的。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十分煎熬，因为我不可能去贸然唤醒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我只好等待，等待什么事情可以发生。最后电话响了，他醒了。他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有线电话。他叹了一口长气，然后拿起了电话，说“我现在有一个采访，你等一下再打给我”。他挂了电话之后转头看到了我，他完全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看了看我，看了看录像机，再看了看录音机，然后他非常睿智的说了一句话：这里出现了一个

问题，你怎么来转录我的沉默？（原文见：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uration）

Grace：谈论沉默本身是否自相矛盾？

HUO：当然，谈论沉默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是这个沉默话题的矛盾赋予了这个充满灵感的英嘎丁山谷某种特殊的瞬间，仿佛美国先锋艺术家 John Cage 的灵魂也沉浸在这场沉默中。我认为 E.A.T 论坛就好似我很多未完成的项目一样，就如同一座英嘎丁山谷的“黑山学院 Black Mountain College”（一所由 John Andrew Rice 于 1933 年在美国黑山建立的实验性艺术学院）。我觉得英嘎丁山脉的 E.A.T 论坛和“黑山学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后者吸纳了 John Cage、Buckminster Fuller、Todd、Robert Rauschenberg，以及 Cy Twombly …… 这些都来自“黑山学院”。当然，还有十分受欢迎的 Susan Weil（美国艺术家，以 3D 绘画著名），我们这一代的人受她影响太深了。在这样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学院，各

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代际都可以交汇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黑山学院”最引人瞩目的一点，也是我许多未完成项目希望达成的目标。我在之前有提到过今年的演讲者 Erling Kagge，我在之前采访过他。我和他一起在编纂一本有关慷慨的书，因为我们都认为 21 世纪需要更多的慷慨。他是一个收藏家，一个探险家，最近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沉默的书，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被翻译成了中文。事实上沉默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比如 Jeppe Hein（丹麦当代艺术家，著名的作品有“连续呼吸系列”等），也涉及了一些传奇艺术家，比如 Charles Gaines。

Grace：有史以来，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音乐家或者作家诗人，哲学家还是建筑师，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创造者，思想家们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追溯至真至美。它们是美和真理的不同呈现方式，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你认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不是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多？我们是不是急切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运动？

HUO：是的，没有什么是彼此分隔的，所有的东西都彼此相连。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解决 21 世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命题，诸如生态危机和各种不平等，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克服汇集知识的恐惧，我们需要将所有的领域融合在一起。E.A.T 意味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意味着各领域的彼此沟通，这也是我们需要 E.A.T，需要论坛，需要沟通的原因。城市并不能帮助我们完成那种沟通，而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桥梁……

Grace：在本届的沉默 - 倾听主题下，很多跨界演讲者的演讲内容都在警醒我们当今地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地球生态的失衡背后真正的根源也许是人类自身生态的失衡，从个人到社会。我们失去了和自然的联系，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和自己的联系。我们的科学科技日益发达，我们迷信科学科技，但是我们的灵性在不断丧失。你怎么看待科学和灵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当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精华，用于创造我们更好的现在和未来？



Rolf Sachs 瑞士设计师。©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HUO：我认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生态危机，物种灭绝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科技和灵性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各地古老土著文化中，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灵性的种种智慧，他们的智慧是天人合一的智慧，和大自然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智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智慧需要我们回去学习。我举一个例子，希尔德加德 (Hildegard) 是生活在中世纪德国本笃会女修道院院长，她既是一个灵修极高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作曲家，同时还是一个艺术家。她提供了很多智慧的启示，值得我们后人去回溯和学习。当然，重新回到 E.A.T 这个议题，我认为人们应该对地球和人类未来有积极的展望，这很重要。这里我想提到 Joanna

Macy 写的《Active Hope》这本书，书里提到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石油枯竭、经济动荡和大规模灭绝的全球性难题，尽管没有具体的可解决的途径，我们仍旧需要保持对未来积极的希望 (active hope)。我认为这可以给我们启示。

Grace：我想引用一句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安迪·戈德斯沃西 (Andy Goldsworthy) 的话：“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本身就是自然一部分。我们无法与自然分割。因此当我们与自然之间的纽带断了，我们也就迷失了自我”。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总是说拯救地球，或者说保护自然。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我们，地球照常运行。真正需要被拯



救的是我们本身。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源是人类的贪婪和自私。你是否同意，关于生态保护，从个人到集体，我们不仅要恢复自然的生态平衡，也需要重创一个可持续平衡的人类个人生命及社会生态系统呢？

HUO: 我赞同 Andy Goldsworthy，我们总是忘记了我们也是自然，自然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某一样东西。我们现在失去了和自然的联系，因此失去了与我们自己的联系。我认为这也正是我从 Joanna Macy 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联结，一切都关乎联结。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想介绍给大家 James Lovelock 的新书，书名是《Novacene》，我不知道有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他的书引用了神秘主义的一些理论来解释环境变化。毫无疑问，他是个先行者。他发明了盖亚理论，这个理论我认为可以很好的解答你的这些问题。盖亚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体，在古希腊神话中地球是人格化了的存在。在我与 James Lovelock 的对谈中，地球的这种相互依存状态被定义为盖亚理论或者盖亚原则。

同时，这也意味着有机物和无机物在地球上相互作用形成了自我调节的复杂系统，以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运转。James Lovelock 的盖亚理论是和 Lynn Margulis 一起提出的，这个理论十分的吸引人。生物的进化影响了整个生物圈的温度、盐分含量、海水、氧气平衡。这些变量影响了地球的宜居程度。

Grace : 回顾 E.A.T 每一年的主题，有没有什么线索？如果有，那是什么？

HUO: 我觉得无论是 E.A.T.，还是我做过的展览，都与联结有关——联结在这里是一个动词，带着生命，让彼此联结，就像 Joanna Macy 说的那样。当然，联结是由一系列必要的仪式组成，展览和论坛是 21 世纪的仪式。仪式是极具象征意味的，针对这一点，韩国哲学家 Byung Chun 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他认为事实上，仪式可以建立一个不需要语言沟通的社群。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多的语言沟通，但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社群。因而我们需要重新借用仪式的力量建立社群，而不是借助语言沟通的力量。仪式是一系列象征性的举动，你可以通过这些举动去对不同的社群进行区分。同样有意思的是，仪式事实上帮助人们建立有精神意义的生活模式，这里借用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写的这本著名老少皆宜的书《小王子 Le Petit Prince》。他认为仪式和借由仪式产生的生活模式可以给一个空间带来灵性。因而仪式不仅帮助人们获得指导生活的法则，还会帮助人们建立对空间的灵性认识。俄罗斯导 Tarkovsky 总是说：我们必须与仪式的消失做对抗，因此我们需要社群归属。

Grace : 你希望每一年参加艺术论坛的观众能从论坛中获得什么？

HUO: 我对观众的期望是，我们能有非常直接的沟通对话关系——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节目中与访客交谈，谈话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们谈话的目的是需要得到反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反馈和倾听，21 世纪是关于倾听的时代，倾听我们的听众，倾听艺术家，倾听彼此，倾听树木，倾听植物，倾听万物。



上图：在英嘎丁论坛工作的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左页：论坛休息中的听众，在阿尔卑斯山小镇 zuoz。
©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Grace : 今年 E.A.T 的很多演讲者的话题都涉及到生态，有一些演讲者的角度十分新颖。你能不能从其中挑选出最独特和最具创造力的与我们分享？

HUO: 我特别想提的是 Erling Kagge。你知道吗？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探险，你都一定会对环境产生某种新的感受。18 个月前，我第一次和艺术家还有科学家前往南极洲探险。当时这场探险活动是由 Maja Hoffman 组织的，参与的艺术家有 IAN Cheng、Filipino Parreno。这次我在南极洲探险的经历与 Kagge 的探险经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Kagge 强烈建议我去南极洲欣赏这一片变化很快的微气候景观和去企鹅所在的岛。在去南极之前我们必须签下合同，不能留下任何足迹，必须给鞋子消毒，不能扔垃圾……结束旅途之后，你清晰的意识到你完全改变了对环境的态度。我觉得这次探险，就如同 Kagge 说的那样，使人完全体会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影响，比如冰川融化。它同时警醒人们环保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长期世世代代的问题。

Grace : 由于当今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持续破坏，《艺术报》在 2 月 3 日发表了你对艺术界的声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生态将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你在这个说明中不断承诺了生态会是蛇形美术馆的工作核心，并且从个人角度承诺了包括减少飞行的决定。是什么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HUO: 将知识从彼此孤立的状态里解救出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身处



在英嘎丁论坛工作中的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 2020 E.A.T./Engadin Art Talks. Photo by Katalin Deer.

在一个生态严重破坏的时刻。艺术家 Gustav Metzger (2017 年逝世) 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一直告诫我，艺术家应该创造反映当下最紧迫的社会现状的作品。他一直致力于抵制物种灭绝和生态破坏。如今尽管 Gustav 已经去世了，他的实践和他在 2014 年在蛇形画廊主持的“灭绝马拉松”仍旧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我们对生态问题的承诺不仅仅是美术馆展览和机构的承诺，我们会从集体和个人的角度来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我从 Gustav Metzger 那得知，我需要减少飞行，显著的减少飞行。很重要的一点我需要说明，那就是我意识到减少飞行并不是减少出行，我会将火车作为我的出行工具。就像你知道的，在我还是青少年时，我就经常在瑞士坐夜间火车去往欧洲的其他城市。当时我是个学生，并没有很多钱，因此我通过坐夜间火车省去了住旅馆的钱。很不幸的是，在欧洲，夜间火车很快就要被废止。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引入夜间火车，这样我就可以更多的使用火车出行。我们正在开始复兴欧洲夜间火车的运动。

华人艺术家 Ian Cheng 提醒了我们应该减少邮件的使用，尤其是减少邮件的数量，相比电话，邮件确实是非常消耗能源的沟通方式。当去寻找更微观的解决方式时，我认为不妨借鉴一下艺术家 Newton Harrison 和他的妻子提出的建议：发起一场停止使用塑料的运动；还有艺术家 Rose Wylie，她从来不丢任何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展览应该回归到和环境有关的议题上。在 Joanna Macy 与 Chris Johnston 一起写的《Active

Hope》当中，他们探讨了我们如何在面对灾难时不去抓狂的途径。他们在书里提到的“希望”我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希望我们设想的事情能够发生；二是关乎于一种渴望。我认为第二个含义更加的迷人，因为它暗示了某种因为渴望产生的可能性——它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无论是否有机会，无论是否能成功，至少我们都参与其中。如果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希望导致了这一结果。这样的过程和策展的过程也十分相似，它甚至不太需要我们去刻意的在绝望处境里呼唤乐观主义。在 Macy 的这本书中强调了渴望的重要性，人们将灾难和人性描述的那么无可救药，使得我们认为无法做任何努力去扭转这一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最初的渴望——去设法解决或者削减灾难造成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节点的瞬间，这个瞬间呼唤着每个人的联结。

Grace：在短期和长期计划中，蛇形画廊将从什么方面且又将如何兑现对生态环境的承诺？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展览都将以生态作为核心？

HUO：因为蛇形画廊已经运营到了它的第 50 年，我认为是时候去思考蛇形画廊作为一个展览空间，一个为艺术家建立的机构，一个档案室，一个现实的催化剂，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筹备 50 周年的时候并不只是思考 2020-2070，而是去思考在未来，生态如何称为世界的核心。所以我们在画廊里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生态议题的生态计

划。我们甚至聘用了一个生态学的策展人。我们计划在今年 6 月初举办一场名为“Back to Earth”的展览，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做一个完全生态的展览。

“Slow Programming”，还有我一直推进的其他项目，比如“做”，“移动的城市”，这些非实物展览并不会占用社会资源，因为他们不需要运输，你可以轻易的去介入并且用当时的语境去理解它们。这些展览意味着我们已经跨出了传统博物馆和有限的展览的范畴。它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超越实体空间的画廊——我们是在邀请艺术家进入一场运动。通过庆祝 50 周年，通过 50 场艺术家运动，我们意在去探究如何去改变环境，如何去影响环境。这些项目需要艺术家长时间的参与，所以势必不能是短期的活动，我们的设想是 50 年。

Grace：当我得知你决定大幅度减少飞行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任何真正了解您如何工作的人都清楚，自你开始艺术策展生涯，你就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挖掘和拜访我们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家和各界思想精英，并且将他们联结起来。联结他们，让他们灵感碰撞对你更挖掘更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年你创造了一个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创造者和思想家的地图。而正是你这些年没有停息的飞行让这张地图成为可能。这些飞行不仅让你为我们创造出许多精彩绝伦的艺术展览，更给艺术界，文化艺术界带来目前看起来抽象但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以你展览中的艺术物件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你各种不同方式对这些精英的挖掘和联结，无形中你建立的是一个世界的思想创造工作室。这些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晰。用一个我不知道是否准确的比喻：你的工作像一只蜜蜂。是蜜蜂让植物花朵可以传播它们的精华。大幅度减少飞行是否会影响你这方面的工作？

HUO：就像我在艺术新闻报和我现在在采访里告诉你的那样，我会减少飞行，但不是减少旅行。我会为了显著的减少飞行而多坐夜班火车。火车是一种速度较慢的出行方式。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不那么快的时刻，我花

大量的时间拜访艺术家工作室，在工作室里的节奏很慢。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全新的体验，至于如何能让新的旅行方式创造同样的工作效率，或许我还在寻找如何达到那个平衡点吧。我一直试图延长每次旅行的时间，我想用一年两次深度旅行来替代一年十次短暂旅行的模式，比如说每年去纽约两次而不是十次，但是每次待更长的时间，在那里更深入广泛地做事情。这会使你对一座城市的探索更为深入。对亚洲的旅行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尝试。事实上我每年旅行的已经次数已经减少很多了。我知道这样的改变是剧烈的，但是也必然的。如同我反复提到的，势必要显著的减少飞行（尽管并不是停止飞行）。我的工作就是去建立联系，建立联系的过程是无法停止的，这就决定了我无法完全的停止飞行。《Active Hope》这本书为我们应对当前的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这本书不仅揭露了生态变化的事实，也提供了个体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这种变化的方式。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也是我所提的建议。我强烈认为这本书为当今的环境的现状提供了宝贵的中心意见。

在英嘎丁艺术论坛 Engadin Art Talks 十周年之际，主人出版了“在稀薄的空气中思考”(Thinking in Thin Air)一书。这本书介绍了十年来参与者的作品，并以散文，素描和艺术品的形式提供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家的思想和实践的精彩见解。英嘎丁艺术论坛原本计划今年三月在香港巴塞尔期间主办国际论坛。因博览会取消而被迫取消。

英嘎丁艺术论坛下一次活动“文化 - 数字时代的艺术，购物和娱乐”将于 6 月在苏黎世当代美术馆举行。文化，零售和娱乐的融合决定了 21 世纪的公共空间。此外，博物馆的不断普及以及艺术作为奇观和体验的定位已与市场力量，电子商务和数字领域密谋，从而将文化，零售和娱乐的融合推向了新的方向。E.A.T. 苏黎世将由香港 M + 博物馆大型策展人 Aric Chen 主持。巴黎国家大剧院 - 巴黎大皇宫博物馆主席 Chris Dercon 和伦敦蛇形画廊艺术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已确认参加。完整的演讲者阵容将在近期宣布。



黎蓉 (Grace Rong Li)

黎蓉女士是一位资深国际艺术顾问兼艺术记者。她自 90 年代末开始活跃在国际艺术界，曾经是瑞士苏黎世 Grace Li 画廊的创始人和总监。她的画廊开启了当今艺术界一批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她将他们的作品推入国际顶级博物馆展览和永久馆藏，并通过参加国际高端艺术博览会包括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提升艺术家国际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她于 2009 年创立自己的国际艺术咨询公司，从事国际现代和当代艺术咨询顾问，为公共及私人美术馆、企业和私人藏家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收藏及展览专业顾问服务。她的专业服务立足于她对艺术的热爱和深刻理解；训练有素的眼光和品味；对艺术市场的精准分析和预测；以及她长期以来在欧洲、美国、亚洲及拉美艺术界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源和国际网络。黎蓉女士是国际艺术顾问最高权威组织“国际艺术顾问协会”(<https://artadvisors.org/advisor/grace-rong-li/>) 总执行成员之一。该组织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属邀请制，需要来自艺术界五个以上权威人士推荐，由组委会统一通过。她是该组织唯一的中国成员。黎蓉女士同时是一些艺术媒体关于艺术和艺术市场的专业撰稿人。她曾经供稿于全球范围内不同知名艺术杂志，就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和策划人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深度访谈和报导。

The Silent Language of Seeds

种子沉默的语言

伊曼纽尔·科西亚—E.T.A. 演讲—英嘎丁

EMANUELE COCCIA - E.T.A. Talks - Engadin

It could sound paradoxical, but seeds are the most radical and pure form of existence of silence. They are silence as a form of life. I could say more: We will only understand what silence is when we will understand what a seed is. And perhaps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opposite is true, I mean why silence appears to us as a seed, as something where life blossoms, emerges, takes shape. The amazing artwork of David Claerbout had shown: take the human out of a forest (which is among others what seeds have produced), and you will experience a very peculiar form of silence as a pure necessity. Plants seem to be the kind of beings which make out of silence their life. Let us take for good at least for now the hypothesis that silence is a seed, and that the seed is the most accomplished incarnation of what we experience every time we experience silence.

这听起来或许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种子切实是沉默最根本、最纯粹的表达形式。他们的生命形态就是沉默。讲得深一点：我们只有理解了何为沉默才能真正理解种子为何物。或许这也是为何从另一个角度能够解释得通的原因，我是说，为何沉默以种子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生命从种子中绽放，呈现，塑形。从大卫·克拉博（David Claerbout）的惊世之作已可见一斑：人类离开丛林（种子塑造的生命形式的一种）后，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即沉默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必需品。目前，让我们暂时接受这样一种假设，种子即代表着沉默，每当我们经历沉默时可以这样想：种子即是沉默的化身。

I have not so much time, I will try just to develop three stories. Not a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First of all, where this silence comes from? If silence exist within seeds, if seeds are the stratification of silence, where does all this silence come from. The answer is, from flowers.

时间有限，我姑且与大家分享3个故事吧。就三个故事，仅此而已。首先，这种沉默来自于哪里呢？如果这种沉默存在于种子内部，如果种子只是沉默范畴中的一环，那么这种沉默源于何处呢？答案是源自花朵。

Second story: what do seeds do with their silence, what is silence for them?

第二个故事：种子用沉默做什么？沉默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Third story: Seeds gave silence to the world. More generally, plants made out of the world the sound of silence. So what did that silence make of us. And if plants gave us the present of silence, in which part of our life do this silence express itself? Where is silence in our life, behind or under the chat and the language of daily life. And perhaps more generally: I would try to convince you that what we perceive as silence, as an absence of language, it is a different and much more intense form of language. We should stop to consider human beings or animals as the only owner of language.

第三个故事：种子赋予了这个世界沉默。更通俗地讲：植物使世界发出了沉默之声。那么沉默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并且，如果种子给予了我们沉默的馈赠，那么它表现在生活的哪一方面呢？沉默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何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聊天里，还是蕴含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呢？或许更宽泛地讲：我会试着使你相信，我们所认知的因为语言缺失而展现出来的沉默，是一种不同的、更强有力的语言形式。我们不应再认为只有人或动物是语言的拥有者。

So let's start from the first story. Where the silence of seeds comes from. From flowers. That's why one could say that seeds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silence. Literally the fruit, the product, the result of the silence between flowers.

让我们从第一个故事开始。种子的沉默从何而来？从花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种子是沉默的儿女。直观来看，种子是花与花之间沉默而成的水果，产品和结果。

The flowers themselves are already the greatest masters of silence. Why? You probably don't know, or forget, but flowers are actually the sexual organs of plants. (That means that each time that you are offering a bouquet to someone you are offering the equivalent of a

bunch of dicks and vaginas of different animals - do think about that next time). What is worst they are disposable sexual organs that have an ephemeral and unstable nature. Imagine having sexual organs that are structured like your hair, or your nails or, even worse, like a pimple, a furuncle, a boil: that is something that grows independently from you and that falls away when you have used it. Imagine that their growth is seasonal, linked to the outside atmosphere. Imagine what it would mean for us to have to build new sexual organs each time we want to have sex without being assured of their permanenc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flowers vividly embody the main character of plant life: the impossibility of stopping growth, the impossibility of moving toward a sta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ork in progress, of being under construction. To be a plant means that you are constantly producing and redesigning your body, to experience your body as a constant DIY. Being itself is design: not form, but production of forms. This is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one of the most peculiar anatomical property of plants the centrality of meristems. In a life where being is design, the body is always to build, it is not something given but a somatic do-it-yourself act. Life as an incessant act of somatic DIY, that's a plant. Flowers are the main instrument of this sil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vegetal body.

花朵本身已是沉默的杰作。为什么？你或许不知道，亦或者已经忘记了，花朵实际上是植物的性器官。（这也就是说，每当你送给别人一束鲜花的时候，你相当于是在送给别人一堆动物的阴茎或者阴道——下次你送别人花的时候，请思考下这个问题）最糟糕的是，它们是一次性的性器官，具有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想象一下，你的性器官构造就像你的头发、指甲的构造一样，或者更糟糕的是，像丘疹、疖子、肿块的结构一样：不依你的意愿生长，当你用过之后，它便会脱落。想象一下他们依据季节而生长，与外界环境相关。想象一下，每当我们想要做爱时，如果不能

哲学家、植物学家伊曼纽尔·科西亚 (Emanuele Coccia)。© 2020 E.T.A./Engadin Art Talks.



you are looking for a partner don't open TINDER. Just try to talk with bees. Apparently it works very well. At least for plants.

花朵作为性器官，是使植物得以在自身基础上产生新个体的工具。种子便是这种性交流的无声结果。为什么会沉默呢？因为两个个体之间的相遇不会是同一物种的两个个体之间交流的结果。植物是非常健谈的生物。他们经常互相交流，以便告诉他们的同伴，例如，敌人来了。只是这种健谈不是出于性的目的。当涉及性爱时，他们会停止和伴侣说话。为什么？植物是固定的有机体。它们无法移动。他们不会试图通过他们的声音或他们像鸟一样的歌唱，或通过他们的华丽外表或他们的身体来引诱他们的伴侣。实际上植物忽略了这些因素。相反，植物会与其他生物对话：对昆虫或动物。花朵展现出来的各种形态和颜色就是与昆虫交流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想要寻找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的话，那么它是这样的：与其使用复杂的话语去诱惑同一物种的个体，植物更倾向于诱惑其他物种的个体。花朵吸引昆虫，昆虫随后与雄性和雌性进行交流和接触。这就好像为了吸引一个伴侣，我们会开始和我们的狗说话，或者和蘑菇说话，或者和植物说话。想想看：下次你在找伴侣时，不要打开 TINDER。试着和蜜蜂交谈。显然，这很有效。至少对植物来说是这样的。

There is already a first lesson to take. The silence among partners produces a lot of visual music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plants speak much more to other species or to individual that belong to other kingdoms than to other individual of the same species or kingdom. Interspecific communication is probably possible just when we start being silent among ourselves: we should stop talking so much to each other if you want to talk with all the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这是我们能从中汲取第一条经验。伴侣之间的沉默催生了大量的视觉盛宴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的交流：植物对其他物种或种域个体的交谈要多于与同一物种或种域个体的交谈。

在我们开始保持沉默的时候，与其他不同物种间的交流才可以成为可能：（当我们和动植物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和所有其他的动物和植物交谈，则应该减少彼此之间过多地交流。

This silent sexual life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if I dare to speak furthermore about those very strange habits it is not because of my perversion, but because of purely scientific curiosity or if you want just for the love of silence.

这种沉默式的性生活是非常有趣的——请允许我冒昧地进一步赘述那些非常奇怪的习惯，不过这不是因为我是变态，而是纯粹出于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对这种沉默的爱。

First of all, because of this silence among the individual of the same species, sexual life is among plants not a private and intimate event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of different gender, but a sort of public interspecific orgy (let's try to think what would be our sexual life if in order to have sex with a man or a woman we would need the intervention of a living being belonging to a different species (an oak, a lion, a b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is mediated by the relation to other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genera or species but also kingdoms. Not only is there nothing private or occult in the sexual act, but it requires precisely to go through the world: sexuality is the most mundane and cosmic act. Sex is a place where species immensely different meets.

Sex is not the space of production of identity but the necessarily union with the world in its diversity of forms, statutes, substances: insects, wind, water, and animals of different sorts. In this case, to be locked in an identity of gender, species or reign is simply not possible, because sexuality appears as a destruction of every kind of identity.

首先，由于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这种沉默，于植物而言，性生活不是同一物种和不同性别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私密事情，而是一种公开的种间狂欢（让我们试着想一下，如果为了和一个男人或女人发生性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不同物种的生物（橡树、狮子、鸟）的介入，我们的性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与不同属类或物种的其他个体的关系来调节的。在性行为中，不仅没有隐私或神秘的东西，它还需要昭示世界：性行为是宇宙共有的且最常见的行为。性爱是使迥乎不同的个体得以相遇的纽带。

性不是身份产生的源处，而是与世界的必然结合，其体现形式，适用的规则，呈现的物质状态也具有多样性：昆虫、风、水和各类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一种性别、物种或统治身份稳定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性似乎是对每一种身份的破坏。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flowers are silent being, because they are the exact opposite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is an instrument of interiorization of the world: it miniaturizes, so to speak, what goes on outside in order to control, to allow a decision, the instrument of taking power over space,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future. A flower, on the contrar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ompe l'oeil* space, a pure appearance that does not serve to internalize the surrounding world nor to

master it, but to produce a pure surface of conjunction, of arrangement. There is in a flower an additional exposure to the exterior world, to chance, to the decision of others. They are silence because flowers are structures that put the destiny of an individual and of a species in the hands of another species. They do not say what they want. They just let other individuals decide.

第二点，花是无声的存在，因为他们处于意识的对立面。意识是世界内化的一种工具：它将外部发生的事情微观化，以便去掌控，然后进行决策。其还是掌握空间尤其是未来的工具。相反，一朵花呈现的是一个错视画空间形式的构造，它不会内化周围的环境，也不会去掌控它，而是产生一个纯粹的结合面，排列面。花朵会更倾向于接触外部的世界，机遇，别人的决策。它们是沉默的，因为花朵是将一个个体和一个物种的命运交由另一个物种来掌握的存在。他们不会表示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是把决定权交于他人。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ers and bees is that of a strange upside-down agriculture, in which flowers force bees to become their geneticist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genetic destiny (because it is bees that decide who mates with whom). The gesture of flowers it to put their genetical destiny in the life of other species.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e fact that the decisions or the choice of bees, concerning which flower has to mate with which other flowers, are based not on a rational calculus but on taste: how much sugar contains a flower, that the key. So first of all evolution is based on taste, not on utility, then its the sensitive taste of one species decide the fate of other species. But the seed, what comes from the silent sexual union among flowers mediated by insects- are literally esthetically object. That means that evolution is nothing but fashion within nature, it is a catwalk which is lasting millions of years, where a species let wear new clothings to other species. Each seed is the equivalent of an artwork. Therefore every landscape is the equivalent of a contemporary art show or fashion collection.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then artificial and arbitrary, as is any sphere of our human existence. And everything that is artificial is artificial through the agentiv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is a enlarged, extended form of art history or a sort of everlasting art experiment.. What we call nature is just a multispecific art historical gallery, a sort of multi-species Biennial, an installation that is waiting to be replaced by hundreds of

others. Each forest is the equivalent of a museum exhibition. What we call the natural world has the same status as art.

试想一下，花和蜜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奇怪的，颠倒性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花朵迫使蜜蜂成为它们的遗传学家，决定它们的基因命运（因为是由蜜蜂来决定交配的双方）。花朵的行事方式是将它们传统后代的命运融入到其他物种的生活中。有趣的是，蜜蜂的决定或选择，关于哪种花必须和哪种花交配，不是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基于味道：一朵花含有多少糖份，这才是关键。所以进化的第一步是基于气味，而不是实用性。那么一种生物的感官特性就决定了另一种生物的命运。不过来自昆虫介导的花朵间无声性结合的种子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对象。这意味着进化只不过是自然界中时尚方式的演变，它是一条延续了数百万年的T台秀，在这里，一个物种得以使另外的物种装扮上别致的衣服。可以说，每颗种子都相当于一件艺术品。因此，每一处风景都相当于一个当代艺术展或时装收藏。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非自然的和随机的，就像我们人类存在的任何领域一样。任何非自然的东西都是通过不同物种的干预形成的：地球的历史是艺术史的一种扩大的延伸形式，或者是一场持久的艺术实验……我们所说的自然只是一个具有多特异性的艺术历史画廊，或是一种多物种的双年展，一个装置，等待着被数百个其他装置取代。每一片森林都相当于一场博物馆展览。我们所说的自然界与艺术有着同样的地位。

Enough for the first story. The lesson we can draw is very simple but useful. Silen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communication. It is the space where communication overcomes the frontiers among species. If we need silence, and if we need to learn the very special art of silence of plants, it is because we really need to invent new way of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species. Not just dogs or cats, but also wolves and bears. Not just animals, but also plants, bacteria, viruses. We have to speak with all species, to invent other languages. That will be the sound of silence.

第一个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能汲取的经验很简单但很有用。沉默不是没有交流。它是跨越物种界限的沟通方式。如果我们需要沉默，如果我们需要学习植物的特殊沉默艺术，那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发明与其他物种交流的新方式。不只是和狗或猫交流，还有狼和熊。不仅局限于与动物的交流，还要有与植物、细菌、病毒的交流。我们必须与所有物种交流，才能创造出其他语言。那将是沉默之声。

Now the second story. If seeds comes from this silence, from this very strang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What do they do with the silence they are?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the build the world.

Silence is the sound of the world which is building itself from itself. 现在我们来讲下第二个故事。如果种子来自于这种沉默，来自于不同物种间的奇怪交流。那么他们用他们的沉默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建造世界。沉默是世界的声音，它从自身生生不息地不断自建。

It sounds again very strange and paradoxical, but it is not. I will tell another story. For a long time -we all know this story because Christian theology told us a very similar one. For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erfection of the world, its magnificence, its complexity we use to think that it was an amazing work of art, the biggest and the most perfect. It was Plato the one who told first the story.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an Artist (a demiurge, a technician) who took the chaotic matter of the universe, and put within it the shadows of eternal forms living in heaven. This theory is amazing but it has some problems. First of all it is an anti-economic theory: in order to justify the perfection of the world you are presupposing a more perfect entity, god or the artist. Secondly the world is not perfection in itself, it is the image of the perfection. Thirdly the world is not rational in itself, it can not think (or just human can think but because we participate of the substance of the divine artist). So, against this theory, some philosophers of Antiquity raised their arms and took the seeds as masters and examples. Even more: they said seeds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most perfect and sophisticated form of consciousness, r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universe. And what we call world is actually just the result of those seeds spread everywhere in its body. Now why? It's very simple. What is a seed? It is a piece of matter which is able out of itself to produce forms, very complex and complicated forms. It is creation in its process. Or more precisely a seed is the perfect coincidence of the artist,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the matter used during the creation and the result of the creation. It is the absolute immanence of art and creation. So the genesis of the world is not a unique event occupying a special place in the timeline, or anterior to time. It is an endless process of the history which takes place through forces which are within the world, immersed in matter and not external to general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seed** is the evidence of this immanence: there is no longer a separate creator and the origin is no longer distinct from the matter he shapes, from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r from the resulting work. In the seed, indeed, the subject, the object, the medium, and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coincide in the

same portion of matter. Thus,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is not decided by a transcendent and distinct subject, but it is not the hazardous and incoherent fruit of chaotic encounters between its elements. Its seeds. The origin has the same form and the same nature as the content of what it generates - it is contained in itself.

这听起来又有些奇怪且似是而非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来分享下另外一个故事。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因为基督教神学已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长期以来，为了解释世界的完美，壮丽和复杂性，我们将其看做一个至宏，至美，无暇的艺术品。是柏拉图（Plato）最先讲述了这个故事，世界是由艺术家（造物主，匠人）创造的，他取来宇宙中的混合物，将生活在天堂中的永生生物的影子放入其中，以此创造了世界。这个说法很美好但却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反经济形态的说法：为了证明世界的完美，你预设了一个更完美的实体，上帝或艺术家。其次，世界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它只是恰好呈现出完美的形象。第三，世界本身不是理性的，它不能思考（或者只是人类可以思考，因为我们身上有神圣艺术家放入的物质）。因此，为了反驳这一理论，一些古代哲学家振臂而呼，把种子当作大师和榜样。甚至：他们说种子具有最完美、最复杂的意识、是理性和语言的化身。我们所说的世界实际上是那些种子广泛传播的结果。为什么呢？很简单。什么是种子。它是一种物质，能够超出身局限展现出各种形态，极其复杂的形态。在创造的过程中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种子碰巧是完美的艺术家。它身处创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过程中被应用，在创造的过程中创造，又在创造的过程中诞生。它同时内蕴着艺术和创造。所以世界的起源并不是时间线上，或者时间轴前占据了特殊位置的特殊事件，而是一个无休止的进程，由世界的内生动力驱动，体现在物质上，而不是成为一般过程的外部力量。种子便是这种内蕴的证据：不再存在一个单独的创造者，起源也不再与他塑造的事物、转化过程或由此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事实上，在种子中，主体、客体、媒介和生成过程在物质的同一部分重合。因此，世界的命运不是由一个超越且独特的主体决定的，也不是其元素之间混乱相遇导致的危险且不连贯的结果。它的种子。起源与起源所产生的内容有着相同的形式和性质——它蕴含在自身之中。

This creation is silence, because it is not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 idea and the word coincides perfectly with its result. That's the second lesson: silen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it is a very special way of existence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no more meant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but to transform things and yourself. We make experience of that every time that we are talking with dogs for instance: we

are not communicating, we are commanding. Commandment or laws are this kind of silent word that do want to coincide with their results. In seeds you do not even need to hear the word in order to let something happen. The word and the event just coincides.

这种创造即是沉默，因为其不是常规交流的形式：思想和文字与结果完美照应。这是我们能够汲取的第二条经验：沉默不是因为语言的缺失，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的存在形式。语言的功用不仅在于传递信息，还在于转化事物和自身。我们每次和狗交谈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例如：我们不是在交流，而是在指挥。戒律和法律都是带有沉默属性的词语，力图达到它要求的结果。在种子中，你甚至不用听到这样的词语就能让相应的事情发生。且事情发生的轨迹恰好吻合这样的词语所代表的含义。To make our life the sound of silence means therefore to reduce the space between words and reality, to let our language become seminal: a force which gives forms to our life, to our body, to our community. 赋予我们的生活沉默之声意味着减少语言和现实的距离，让我们的语言变得有力量：一种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赋形的力量。Very quickly to the third story. Seeds, and plants made something special, which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silence, which is ou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ilence: they gave the world the possibility of breath. As you know if we can breathe is just because plants put oxygen in atmosphere. Every time we breathe we are in contact with plants. But now, what is breath?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种子和植物创造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它们与沉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对沉默的个人体验是：它们给了世界呼吸的可能性。如你所知，我们能够呼吸仅仅是因为植物向大气中供氧。每次我们呼吸时，我们都在与植物接触。但是，呼吸又是什么呢？

It is at the heart of all our experiences. It is not a substance: it does not hold within itself the nature of things. Nor is it a late echo added once the experience is accomplished. Without it, nothing would be possible in our life.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us has to mix with it, to take place in its interior. Breath is the first activity of all living being, the only one that can claim to meld itself with being. It is the only work that does not tire us, the only movement that has no end other than itself. Our life begins with a (first) breath and will end with a (last) breath. To live is to breathe and embrace in one's breath all the matter of the world. 呼吸是我们所有经历的核心。它不是一种物质：它本身并不包含事物的本质。一次经历结束之后，它也不会有迟来的回音。没有了呼吸，生命

中的一切都将不再可能。一切向我们走来的事物，我们一切的发生都必须与呼吸同来，在呼吸中完成。呼吸是所有生物的第一活动，是唯一一个可以宣称自己与存在融合的活动，是唯一一个不会让我们厌倦的行为，唯一没有终点的运动，除非呼吸停止。我们的生命以（第一次）呼吸开始，以（最后一次）呼吸结束。活着就是呼吸，将大千世界融入自己的呼吸中吧。

In breath, the time of an instant, the animal and the cosmos are enjoined and sealed within a different unity than the one that marks being or form. It is especially with and in the same motion that living being and world consecrate their separation. What we call life is this gesture through which a portion of matter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world with the same force that it uses to confuse itself with it. To blow is to make the world, to melt with it and to redesign our form in a perpetual exercise. To blow, to breathe, means in fact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what contains (the air) then becomes contained within us and, inversely, what is contained within us becomes what itself contains us. To breathe means to be immersed in a place that penetrates us with the same intensity as we penetrate it. Plants have transformed the world into the reality of breath. 在呼吸的一瞬间，动物和宇宙交织在一起，变成一个密封的统一体，不同于任何独立定义的生物个体和形式。正是通过呼吸，在呼吸这个同一动态中，所有生灵和世界供奉它们的分离，从而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所说的生命正是这种姿态：通过这种姿态，物质的一部分以与自身混淆的相同的力量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呼气就是创造世界，融入其中，并在不断的实践中重构我们的形态。呼气，吸气的实际经历是：包含在（空气）中的东西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反向来看，我们自身的物质也成为空气的一部分。呼吸意味着我们自身沉浸在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和外界环境以同样的强度相互渗透穿透。植物将世界变成了呼吸的现实。Silence is then the experience of penetrating the world and being penetrated by the world and its spirit. To traverse it and to become, for an instant, with this same spirit, the place in which the world becomes individual experience.

那么，沉默即是将自身融入世界，并将世界及其灵魂融入自身。沉默是，怀着这种精神，穿越它，在瞬间，让世界和个人体验的汇合的地方。From this point of view silence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is the breathe of its matter.

这样看来，沉默不在世界湮灭之后，而在万物呼吸之间。
Thank you.
谢谢。